



陈福宇

《堂吉珂德》：它越是令人发笑，则越使人感到难过



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斩钉截铁地宣告：“在全部西方经典中，塞万提斯的两部主人公确实是最突出的文学人物，(顶部)只有莎士比亚的一小批人物堪与他们并列。他们身上综合了笨拙和智慧，以及无功利性，这也仅有莎士比亚最令人难忘的男女人物可以媲美。”但塞万提斯生前从未听到过类似这样的评价。如同许多伟大的不朽名著一样，《堂吉珂德》在甫一问世时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15—16世纪的西班牙异常强盛，“无敌舰队”威震天下，在全球拥有大量殖民地，一船船的真金白银从美洲运回本土。“钱多得就像花不完一样”。富裕的西班牙人大量购置岛屿、投资商业，但更多的人像塞万提斯一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穷得叮当响。陈众议认为，这种两极分化的社会环境，正是塞万提斯批判精神的由来。……

余饭后的谈资，甚至在西班牙曾流行过这样的说法：谁在那边笑得直不起腰来，谁肯定在看《堂吉珂德》。陈众议认为，在当时的欧洲，小说作为一个新兴的文学体裁尚未得到上流社会的认可，处在巴洛克鼎盛时期的诗歌界和戏剧界大都视小说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劣等艺术。……

7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做客首都图书馆，主讲“阅读文学经典(第二季)”第四讲——塞万提斯与《堂吉珂德》。

开挂一样的“倒霉一生”

“我总是夜以继日地劳作，自以为具有诗人的才学，怎奈老天无情毫不理会。”和当时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塞万提斯最初倾心的文学类别是诗歌与戏剧。但青年人往往会错把热情当做天赋，和绝大多数的文学青年一样，作为“诗人”和“戏剧家”的塞万提斯籍籍无名。……

塞万提斯出生在没落贵族家庭，父亲大学肄业后做游医，一生流离失所又穷困潦倒。塞万提斯生于1570年，自幼梦想成为荣耀的骑士。1570年他如愿从军，成为一名战士，次年参加抗击土耳其的勒班多海战，在冲上敌舰英勇战斗时身负重伤，不幸失去左臂。……

《堂吉珂德》：生前寂寞身后名

陈众议认为，在分析小说《堂吉珂德》之前，首先应该梳理先前的文学谱系。

在近千年的中世纪里，西方忘却了古希腊罗马时期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甚至逐渐失去文字，回到了口传时代。同时，阿拉伯世界在与中国的交流中，将源自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广泛传播，开启了百年翻译运动。……

作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个作家”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个作家”，但丁的《神曲》既是西方基督教传统的集大成者，又是人文主义道路上的伟大先驱。但丁在《神曲》开篇中写道：“在人生的中途，我发现我已经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座幽暗的森林……”……

在《真爱之书》中赋予金钱无所不能的强大力量，薄伽丘则用异于常人的机敏创作《十日谈》，展现人与欲望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拉伯雷将狂欢化的语言冲进巨人的皮囊，将教会丑恶与伪善的面纱无情揭露。……

《堂吉珂德》在面世时曾被认为是用小说写成的喜剧，被当做供人消遣的通俗读物，充当茶

冲骑骑士！和长臂巨人搏斗

《堂吉珂德》是一部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品，但陈众议认为，这部小说同时也是一部非常怀念中世纪的、充满保守倾向的文学作品。

《堂吉珂德》的保守主要在于他对当时的文化采取批判姿态。塞万提斯不屑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民文化，他试图借助小说人物堂吉珂德去拥抱中世纪的骑士文化。……

但在《堂吉珂德》序言中，塞万提斯却说骑士小说已经过时，要通过《堂吉珂德》把陈旧的一套扫除干净。陈众议说，这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当时骑士小说中的骑士往往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信仰，而塞万提斯认为这种自我抛弃英雄气概的唯爱论违背了骑士精神。……

小说中堂吉珂德大战风车的片段历来被人传颂，成为彰显主人公性格最鲜明的体现。堂吉珂德和侍从桑丘在一片荒野中看见一排风车，堂吉珂德固执地认为风车是一个个胳膊长长的巨人，不听桑丘的劝告，横枪飞马冲杀上去，结果被风车所伤翻滚在地，动弹不得。……

阿根廷艺术家雷安德罗·埃利希的个展“雷安德罗·埃利希：太虚之境”正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

“南美之南：三个诗人的故事”，诗人西川通过三位当代拉美诗人——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胡安·赫尔曼以及智利的波拉尼奥的诗歌写作，为听众构建出一个鲜活生动、富有历史感的“南美之南”艺术文学场景。

说不清的拉丁美洲

西川第一次去拉美，是去巴西参加“世界知识分子大会”。西川当时很犹豫，觉得从中国到拉美的路途过于遥远。北大教授赵德明建议西川一定要去一趟，“这一趟有可能会改变你的世界观”。……

拉美给西川一种“很难说清”的感觉。当他站在拉美的星空下，涌起一股无力感。他发现在拉美的星空下，看到的星座都不认识，这时他才醒悟自己在北半球建构起的知识体系在南半球失效了。……

西川用旅途中拍摄的照片向听众展示拉美的奇特：智利古城瓦尔帕莱索满街都是涂鸦，而且这种涂鸦与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智利诗人聂鲁达家门上的装饰表现着拉美人对色彩和装饰的热爱；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书摊摆着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书；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卡曾经住过的旅店每周留出一天时间邀请游客到店品尝洛尔卡当年吃过的点心……在西川看来，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拉美文化的奇特和拉美人对文化的重视。

最让西川惊讶的拉美城市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里有座由意大利建筑师根据但丁《神曲》的内容和结构建造的大楼。《神曲》分为“地狱”“炼狱”“天堂”三部分，每部分各33篇，加上《地狱篇》前的序言，共100篇。这座大楼有30多层在地下，对应神曲的“地狱”部分，30多层在地上，对应“炼狱”部分，最上面的30多层则是“天堂”，这让西川觉得非常奇妙。

布宜诺斯艾利斯被博尔赫斯写成了一座永恒之城。博尔赫斯有一篇短篇小说叫《玫瑰街角的汉子》，故事发生地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莫区，讲一群好斗的男人经常聚集在街角玩刀子。“玫瑰街角”这个地方确实存在，“玫瑰街角”的颜色和气氛都特别像博尔赫斯的故事，西川回忆。……

西川还分享了一段恐怖经历。他在巴西的时候，有人告诉他夜间不能上街，夜间在街上走

刘鹏波

“魔幻现实主义在拉美就是现实”

——诗人西川谈“南美之南”三诗人

话，走着走着后面的人可能给他一刀，他就变成鬼了。西川当时觉得太魔幻了，他认为魔幻现实主义对拉美人来说就是现实。

说不清的拉美文学

拉美文学爆炸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发生“文学爆炸”，诞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如马尔克斯、略萨、富恩特斯、科塔萨尔……西川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拉美作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能引发文学革命，并传播到全世界？

西川认为这与拉美人奇特的思维方式有关，他举了个例子：巴西数学学会主席库布里斯克一同坐飞机的经历。库布里斯克对他讲：“我要是现在在飞机上凿一个洞跳下去，正好会落到我们家的房顶上。”西川当场就震惊了，疑惑数学家怎么会有这么奇特的想法。

他说自己问过库布里斯克，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有什么区别？库布里斯克回答，“物理学家负责解释世界，数学家则给世界设计模型”，并说数学家跟诗人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只需一支铅笔和一张纸。这让西川想起E.T.贝尔编写的《数学精英》序言中的一句话——“没有诗歌头脑的数学家不是完整的数学家”。

西川问库布里斯克，“为什么文学爆炸会发生在拉丁美洲，而不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库布里斯克回答：“因为拉丁美洲苦难深重，它有那么多苦难，但光有苦难成就不了伟大的艺术，还需要阳光灿烂。苦难深重加阳光灿烂，再加上拉美人有那么多精力、那么多的胡思乱想，文学爆炸就产生了。”

“我们在拉美小说中找到的永远都是政治、历史和奇妙的想象”，西川认为，聂鲁达的《漫歌集》就是用文学方式处理历史的好例子，聂鲁达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把拉美的历史处理成画像一样的风景，并把它不断串联起来。同时，拉美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出现过军事独裁，对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拉美的艺术家和作家来说。

博尔赫斯：寓言作家

谈到“南美之南”的诗人，自然少不了阿根廷大诗人博尔赫斯。西川认为，“博尔赫斯是一位永远不会褪色的作家，他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观照世界的方式。”作为阿根廷人的骄傲，博尔赫斯早已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象征。……

阿根廷人喜欢抱怨，博尔赫斯也不例外，他经常和好友比奥伊·卡萨雷斯《《莫雷尔的发明》的作者》一起在餐厅吃饭，博尔赫斯常做的事情就是抱怨。卡萨雷斯回家就把博尔赫斯当天说过的话偷偷记下来，这些笔记在几年前出版，就叫《博尔赫斯对话录》。……

西川还在现场展示了一本博尔赫斯亲笔签名书，那来自于另一段奇遇。2017年，西川去阿根廷参加活动，现场有位老头说要送西川礼物，用红色盒子包着，西川打开一看是博尔赫斯的签名本。……

胡安·赫尔曼：隐秘动物

胡安·赫尔曼是深受政治影响的阿根廷诗人。早年支持贝隆政府，后来转向左翼，既是共产党员，又是乌克兰裔的犹太人，身份非常复杂，还在中国新华社驻智利分社工作过。西川来中央美

术学院之前曾在新华社工作过，因此笑称自己和胡安·赫尔曼是同事。

“胡安·赫尔曼是典型的铭记现实的诗人。他将整个经历都写到诗歌里边，将其记录下来，成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胡安·赫尔曼早期的诗歌直抒胸臆，后来的诗虽然不再那么尖锐，但仍然充满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我白天做的事，它晚上吃掉。我晚上做的事，它白天吃掉。只给我留下记忆，连我最微小的错误和恐惧，它也不让它睡觉。

胡安·赫尔曼来中国参加过活动，由西川主持。见面聊天的时候，西川问胡安·赫尔曼怎么看博尔赫斯？胡安·赫尔曼说：“我可以原谅博尔赫斯，因为博尔赫斯是一个瞎子。博尔赫斯了解的世界是别人选择给他的世界，是博尔赫斯身边的秘书、身边的朋友给他讲的世界。……

西川认为，拉美的军事独裁对拉美的知识分子影响非常大，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胡安·赫尔曼，所以他才有此言。

波拉尼奥：现实以下

波拉尼奥1977年开始写作，2003年死在巴塞罗那。在生命的最后20年，波拉尼奥写了10部长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和3部诗集。波拉尼奥是“死后成名”的最佳例子，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声誉日隆。……



2017年9月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博尔赫斯的学生卡洛斯·R·路易斯将博尔赫斯签名本《创造者》一书赠与西川

种“劣等的、下等的、超低的现实主义”。在西川看来，波拉尼奥与生活、大众和政治的关系都与“现实以下主义”有关。

“波拉尼奥主要因为他的小说出名，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位诗人。”西川在现场读了两首波拉尼奥的诗。他说，波拉尼奥的诗里充满了性，身上洋溢着青年人的热情，而青春走向极端就是死亡。“波拉尼奥身上有一种黑暗的天赋，使得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创造。……

到现在，拉丁美洲的年轻人依然不减对生活的热情和创造力。他们用纸壳板或包装箱自己制作诗集的封面，拿到市场上去卖；或者把埃兹拉·庞德和博尔赫斯的肖像绣在袜子上。西川用“冒泡”来形容拉美年轻人的状态，像波拉尼奥，就曾在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朗诵会的门口放鞭炮。

还有一次让西川印象深刻，西川在2016年第36届世界诗人大会上，西川遇到《撒旦探天》的作者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拉斯洛与另一位拉美作家一前一后登台演讲，西川能明显感觉到拉斯洛说话特别慢，特别沉闷，就像他写的长句那样；而拉美作家的发言则充满奇思妙想。西川觉得拉美作家“身上都在冒泡，细胞里边都是艺术，阳光、邪门，富于创造力”。

最后，西川总结道，拉丁美洲街道上的现实孕育出拉美迥然有别的文学场景和艺术场景。当中国作家反观自身，如何获得一种创造的可能性？西川认为，“只有当中国作家的语言来源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现实、我们自己的历史，甚至我们自己的政治，只有这个时候，我们的文化创造才不是一种抄袭性的创造，而是一种真正的原创。”